

全国作家写洛阳老城

■中共老城区委、老城区政府 协办

穿越千年阅一城

□杨亚丽

深夜，我在灯下摩挲着《洛阳十三朝》，忽然想到穿越这个词。如果可以，我愿穿越到曾经的洛阳老城。

我先载着数坛佳酿，名曰杜康，回到东周。我就守在孔子入周问礼必经的路口，在众人惊愕的目光里，匍匐在地，举双手献上甘醴，洗去圣人旅途中的征尘。圣人的车辆徐行，我会一路相随，穿过田野、柳荫、茅舍，经过涧河、洛河、瀍河，到达洛阳城中时任周守藏室史的老子的馆舍。

老子须发皆白，眼睛清亮如泉。他与孔子席地而坐，呼唤童子烹茶的声音慈祥而和蔼。我悄然退回到墙外的银藤架下，聆听二人时而谈论周礼，时而翻动竹筒发出哗啦啦的声响……更漏声声，二人挑烛夜谈。我仰望浩渺夜空，星辰点点，熠熠生辉。我想告诉圣人：几千年过去了，你们的智慧之光不但没被岁月的风沙掩埋，反而如霄汉星辰，亘古璀璨！

再启封一坛酒，我要穿越到老子出城的路口，为他饯行；我还要到妥灵宫去，祭奠云长的忠魂……

我还愿意，追逐春风穿越到隋唐洛阳城。拂晓，晨钟悠扬，我身着宽大的唐装，发髻高束，穿过纵横交错的街道，踱步到四眼井旁的茶社，用一杯香茶，撵走残梦。

随后，我要尝遍唐朝洛阳城里的珍馐美味，一解馋虫之围；我要邂逅唐朝美女，一察吴带当风的真伪；我还要到新潭熙攘的漕运码头，看舟船云集、商贾贸易，感受大运河带来的经济繁荣。黄昏，和着暮鼓的节拍，我要穿过旗帜招摇、车轿川流的街市，到天津桥去，望洛水缓缓带走白昼的喧嚣；让柳梢头的那轮明月，酝酿幽然诗情，好与大唐诗人们相遇。

“何堪好风景，独上洛阳桥”——李益的诗句很美，我却不想和他相遇，因他终究是个薄幸之人。我想遇见陈子昂，那个千缙购琴、继而毁之的陈伯玉。我设计了无数相遇的场景，最好是在春雨蒙蒙、“银烛吐青烟，金樽对绮筵”的黄昏。我要敬伯玉三杯酒，宽慰满腹愁云的他：请您忘却“悠悠洛阳道，此会在何年”的感慨吧。女皇武则天不赏识您，让您壮志难酬，可您直言敢谏的风骨，一直为史家和后人所称道。特别是您刚健的诗风，一扫齐梁诗歌的靡丽纤弱之气。尤其那首怀才不遇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宽阔悲怆的叹息声，如龙吟虎啸，在历史的缝隙不时震荡，敲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良知，我们心疼万分，我们和您一起“怆然而涕下”。

再启封一坛美酒，我要献给在洛阳相会的李白和杜甫。“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。”这首诗，是李白初到洛阳所作。尽管衣食无忧、高朋环绕，他“奇才出世”的愿望却遥遥无期，每逢失意便思乡。

诗圣杜甫，生逢动荡颓废的乱世，仍不屈不挠地走在为国效力、为民担忧的路上，想叩开报效朝廷的朱红色宫门，却再三受阻。他与李白，也算同为天涯沦落人。

风格迥异的两位大诗人，于天宝三年在洛阳相会。此时的洛阳城，宫阙亭台貌如昨，花团锦簇中却隐约洞见唐王朝腐败颓废的气息。这两位诗人，年纪相差十余岁，却一见如故。洛阳城中，他们并肩而行，如师如友，亦兄亦弟。一个洒脱如谪仙，一个沉郁如青山……多么希望我这坛杜康酒，入了诗仙的豪肠，七分酿成月光，三分啸成剑气，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。还希望这坛酒，能松弛下诗圣时刻紧绷的神经，让他得到哪怕是短暂的欢愉……

我还想在洛阳城里，遇到贺知章、张九龄、孟浩然、白居易、李贺、李颀、韩愈、司马光、富弼、欧阳修、董宣、邵雍……这一串闪耀的名字，如朵朵绚丽的洛阳花，盛放在洛阳乃至中国历史的大花园里，我期望与他们相遇……

突然，我又想，他们如能穿越到当代，该是件多么令人脑洞大开的事儿。

他们会迷路吗？

没关系，我会带领惊愕的他们，浏览崭新的洛阳老城。我要请他们逛繁华的十字街，喝五彩缤纷的汤，吃地道的浆面条，到狮子楼品尝牡丹燕菜，还要请他们与老城的画家共话丹青，让他们鉴赏牡丹瓷与唐三彩，让他们夜游洛邑古城，感受盛世和谐的美景……他们一定会惊讶，屡遭兵燹的洛阳城，竟如参天古木，焕发出勃勃生机！

我要告诉情系老城的人们：虽然昨日城非今日城，今日城亦非昨日城，但在千万洛阳人心中，没有一座城的历史跨度，能比老城宽阔；没有一座城的时空交叠，会比老城复杂；更没有一座城的历史人文，会比老城丰富。虽然岁月几度更改了老城的容颜，却不能改变老城饱满的灵魂与坚强的根柢。相信依托老城深厚的历史人文，洛阳将书写出无愧时代发展、利国利民的华丽篇章。

祝福你，洛阳老城。

近段时间，2016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奖和2016年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作品奖先后公布，本报副刊有5件作品获奖。

[生活手记]

眷恋

□申社彤

燕子衔春时，生产队的地分了。

回到家，妻子扳着指头说：“南岭地薄适合种红薯；北山地势高，种花肯定中；东洼是垆土，垆土拔籽，咱种小麦……”一块块，一项项，妻子筹划未来时，好像她的眼前就是活蹦乱跳的小麦、红薯，脸上一圈一圈地漾出笑容。

多少年了，妻子做梦都想在自家地里施展“十八般武艺”。

地分下来的第二天，妻子猴急地下了地。那高岗地呈三角形，地势西高东低，油土仅有四指厚，下面净是石头，夏天雨水猛，石头就会裸露出来。地分到妻子名下时，有人担心：“那是块呱呱鸡不窝的地儿，种啥啥不收。”妻子一脸不服气：“戏无赖戏，地无赖地，俺不信！”“要想这块地打粮，就得给它‘治病’‘动手术’。”妻说。她用铁铲开表面的油土，尔后两脚站稳，抡起两齿镢头，双臂使劲，一镢头，两镢头……石头怯了，乖乖地“跑”出来。弄出一大片后，再把油土回填。妻子给这“手术”起了个名字叫“开膛破肚”。那些日子，一家人天天在地里忙乎。天道酬勤，这块地也真长脸，种棉花，花朵稠；种红薯，红薯多。原来不看好这块地的人也说：“真是能，这等地也会生金豆豆。”

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自打分了地，妻子就着魔似的找肥料，猪粪、牛粪、鸡粪，还有拆旧房的老墙土，她都一股脑儿地运到地里。我劝她：“农家肥不够，咱就上化肥！”妻子经验满满：“上化肥越多，地就越板结，地实了，种啥啥不收！”生产队那会儿，地多肥少，就靠化肥“轰”，“轰”来“轰”去，结果地板结得越来越厉害。我信妻的话，也全力以赴配合她。

清明还没要够，谷雨就进了门。中午饭刚撂下碗，妻挑着水担子就下了地。刨坑、插秧、浇水、盖土，待最后一棵红薯苗栽进地里，妻才舒展了一下酸困的腰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一个夜晚的工夫，红薯苗就挺起腰，打起了精神。潜伏在地下的草籽，也趁机拱出地面。

“大锅饭”那会儿，管理松散，有些地块的草长得比庄稼还稠、还高。立秋后，草籽落地，岁复一岁，子生孙，孙再生曾孙，地成了草的天下。妻说：“草不除，庄稼就不会长。”她把锄高高举起，落地时势大力沉，草被连根锄了出来。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，妻用锄“梆梆梆”敲了几下，草根和土彻底剥离。尔后，妻弯腰把草连根拾到篮子里，装满扔到路边，彻底断了草“反攻”的念想。

就这样，一锄锄，一篮篮，妻子按照她既定的“战略部署”稳步向前推进。一般庄稼，锄过三遍就可挂锄。妻比较“横”：“我不论遍，只要草露头我就‘掐’”。

雨水跟，风儿顺。脚下的这些责任田，为我们家带来了太多的希冀和快乐。夏日，小麦似山高；秋天，庄稼成车拉。我家买回了电视，盖起了新房。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成天念叨：“好年景啊，好年景。”“责任田”成了全家人的摇钱树，也成为妻生命的一部分。无论何时，妻对地仍一往情深。

……

十多年前，洛阳市决定建周山森林公园，家乡的土地都变成了绿地。这个意外让妻猝不及防，万水千山惯了，一旦没有了地，妻就像丢了魂，说话也无精打采，有时站在地边，傻傻地，一待就是大半天，妻与地的情太浓了，太深了。

有一日，见门前有块地闲着，她忽地来了精神。翻土后，她种上了番茄、豆角、辣椒、青菜，一有空就钻到地里锄草、施肥……妻有了精神支柱，笑了，走路也有劲了。

2016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奖

美文二等奖

《文人有担当》

作者：寇兴耀

编辑：杨文静

(原载《洛阳晚报》

2016年12月29日C06版)

最佳版面

2016年10月14日

C04、C05通版

编辑：杨文静

美编：丁翔宇

优秀专栏

《洛城笔记》

编辑：杨文静

2016年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作品奖

一等奖

《南海自古属中国，东汉有史为铁证》

作者：张广英

编辑：刘婷

(原载《洛阳晚报》

2016年7月18日B12版)

三等奖

《千年孤塔，绝世风流》

作者：张丽娜

编辑：刘婷

(原载《洛阳晚报》2016

年11月17日C01版)



欣赏获奖作品
扫二维码

